



劉向新序卷第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
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
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
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
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
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
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

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

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

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竒存

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竒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竒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壁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壁則猶是

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
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
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
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
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
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
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
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

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
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
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旣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
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
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
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
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卽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
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多寡人願結
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
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
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
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
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
曰恃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
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
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
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
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羣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警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

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

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

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旣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

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又取滿史記作滿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史記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記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羣虜者相及於路

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湖

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泗北必

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

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

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

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

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

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

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

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

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

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

之地一桎史記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

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

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

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

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旣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以王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

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

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子非固勿子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事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

卿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劉向新序卷第九

劉向新序卷第十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

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
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
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
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
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
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
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邪曰然大王自斷勇仁強孰與項
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
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
人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
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劓綬弊
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
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

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王
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
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
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
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
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
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
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
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
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
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
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
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

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
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
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
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
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
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
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
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
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
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
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
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
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
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
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

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譎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

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

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卽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

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

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
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
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
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也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
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
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
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

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
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
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
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
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
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

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卽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郇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
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
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
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
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
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
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

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
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
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肴澗
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
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
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
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卽
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
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
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害者由保仁德之惠
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
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

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卽導引不食穀杜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
所爲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
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
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臥留侯曰始上數
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
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強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

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圍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卽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吕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

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

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嗷唏流涕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
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
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
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
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
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
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
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
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
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
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卽鼓行而西耳上雖疾臥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
車臥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
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

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
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
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
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
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
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
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
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

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
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
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
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
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
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
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
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
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
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
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
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飾
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
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
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
下不言臣固願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
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
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
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
盜不休者無他不恐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
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
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
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
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
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
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常谿廣
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

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

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樵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
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
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
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
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
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
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
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鋒燧然後
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則北
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
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饑安行定舍以待
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
墮城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
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
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
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饑勞
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

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露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

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樓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里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卽逆節萌起前日

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劉向新序卷第十



